

S H U N D A Z H U A

献给开创中华民族万年的
文明的先祖先民及其子孙们

虞舜大传

王金铃

著

出世篇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虞舜大传·出世篇/王金铃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063-2006-1

I. 虞…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5065 号

虞舜大传——出世篇

作者: 王金铃

责任编辑: 那耘

内页插图: 于受万

封面绘画: 于受万

装帧设计: 孙佰钧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20 千

印张: 17.75 插页: 6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006-1/I·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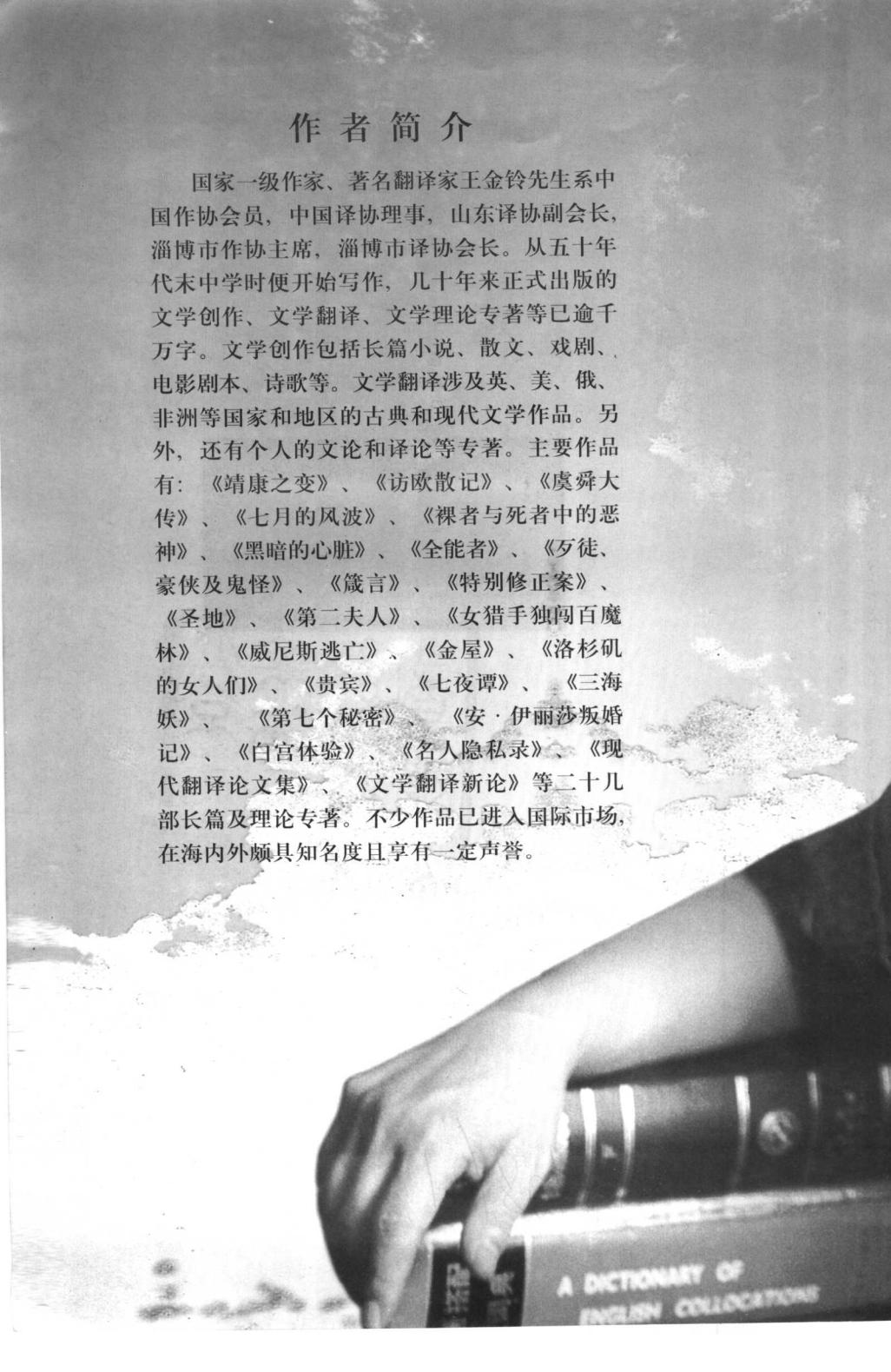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国家一级作家、著名翻译家王金铃先生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译协理事，山东译协副会长，淄博市作协主席，淄博市译协主席。从五十年代末中学时便开始写作，几十年来正式出版的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理论专著等已逾千万字。文学创作包括长篇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剧本、诗歌等。文学翻译涉及英、美、俄、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另外，还有个人的文论和译论等专著。主要作品有：《靖康之变》、《访欧散记》、《虞舜大传》、《七月的风波》、《裸者与死者中的恶神》、《黑暗的心脏》、《全能者》、《歹徒、豪侠及鬼怪》、《箴言》、《特别修正案》、《圣地》、《第二夫人》、《女猎手独闯百魔林》、《威尼斯逃亡》、《金屋》、《洛杉矶的女人们》、《贵宾》、《七夜谭》、《三海妖》、《第七个秘密》、《安·伊丽莎叛婚记》、《白宫体验》、《名人隐私录》、《现代翻译论文集》、《文学翻译新论》等二十几部长篇及理论专著。不少作品已进入国际市场，在海内外颇具知名度且享有一定声誉。





版 权 声 明

-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 未经著作权人书面许可，不准任何部门或个人以任何形式——包括电影、电视、戏剧、曲艺、动画、绘画、音美——对本书任何部分进行制作或改编、改写及剽窃，违者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

开创中华民族万年文明的先祖先民
及其子孙们

编 者 按

本书系作者经过多年的考史、考典、考古的学习和现场的实地考证,以五千年以前辽阔悠远的原始社会为背景所创作的一部描写中华民族史前原始文明的长篇章回小说。该作品以它独特的开创性填补了我国缺乏用现实主义方法所创作的史前长篇文学的空白。作者在史实、史料和考古成果的基础上,用丰富的想象力和浑然天成的描写手法,设置了一幕幕跌宕起伏的惊心动魄的情节和场面,将史前五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原始社会拉近到读者面前,使远古的山山水水、人类社会和书中的几百个人物,特别是诸如舜、尧、有弦、握登、壬女、羲仲、穷古、蓍半剂、神三弧、阿槃、小夸父、柳三顾、杨五出等几十个各具个性的重点人物跃然纸上,让读者如历其境,如睹其面,如闻其声,久久不能忘怀。本书的语言大气自然,虽然遇到因写史前生活不能使用史后所形成的特定成语、典故及习语的困难,但行文中或述或议,或歌或赋并不显苦涩古奥,读起来仍感行若流水,挥洒自如。该书在内容上探赜索隐,穷深致远,涵括了远古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涉及的知识几乎是百科性的,使读者在阅及先祖先民所开创的领先世界的万年文明的同时,在有关历史知识方面亦会有所收益。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孟子《离娄下》

“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

墨子《尚贤下第十》

“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之德可谓至矣。”

司马迁《史记》

“舜生诸冯（今山东省诸城），卒于鸣条（今河南开封附近），东夷之人也。”

范文澜《中国通史》

“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卒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

郭沫若《中国史稿》

目 录

第一回	访隐士帝尧遭讽喻	
	举圣贤羲仲话东夷	(1)
第二回	空濛天一日现四虹	
	霪雨夜大水漫三泽	(31)
第三回	妙家女临终嘱三事	
	东泽妇提亲说两遭	(57)
第四回	套花节亮相献诸艺	
	定情会争艳着百花	(77)
第五回	盲“有弦”续弦娶新妇	
	妒悍妇逞悍逐旧亲	(101)
第六回	迎新娘被误迷荒野	
	觅外甥失足丧泥淖	(129)
第七回	猎故山跳崖避熊害	
	祭新墓放生解狼围	(144)
第八回	侍家人委屈尽孝道	
	广结友虚心师童叟	(174)
第九回	小夸父传信赴桃山	
	老耆叔奔医渡芦水	(203)
第十回	龙文化尊天话始初	
	古文明法祖议从头	(221)

第十一回	狠心娘碎琴要淫威 苦娃子被逐走西台	(243)
第十二回	始作器司窑陶河滨 初试犁务农耕历山	(268)
第十三回	迷象道受阻“三界石” 过响水遇救“跌死马”	(302)
第十四回	发善心柳妹中圈套 诉衷肠杨姐坠情网	(329)
第十五回	三墟里齐心驱河怪 四水泊相约钓淇水	(358)
第十六回	入“五朵”辨伪却天书 出潮水寻失遇海市	(392)
第十七回	伐竹山友结神三弧 让雷泽义感东邻墟	(418)
第十八回	和两族洗冤夷安泽 联五夷捉蛟胶莱薮	(443)
第十九回	寻秘穴韬光居潍畔 访失妹易装会淮水	(476)
第二十回	遇岛夷话俗识胞谊 立岱顶吟风抒胸臆	(511)
访谈录(代跋)		(554)

第一回 访隐士帝尧遭讽喻 举圣贤羲仲话东夷

上古时某春日。

颍水中源水畔，新绿夹岸，桃李如云，杨柳如烟。

河水清流粼粼，深不盈膝，走珠泻玉般淌过明沙。沿河上下，散散落落地泊放着搁置的舟筏。几挂鱼网，随意晾晒在权木之上。悠闲的牧童，懒洋洋地仰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偶尔欠身斜视一眼不远处静静啃吃青草的牛犊。

突然，几只凫鸟从河边蓬草中飞出，原来从东向西的河边小道上来了一群人马，马车的木轮声惊飞了栖鸟。这帮人马，约有十几个人。看那服饰，不类黎民黔首，即现今所谓的平民百姓。他们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辆马车。驾辕之马浑身雪一般白，马车为通体的土红色。看那车上之人，头上戴着黄色的冠冕，身着黑色的士服。此人约有八十多岁的样子，但却气度不凡，只是眉宇间凝聚着一团愁云，不似随行之人那样喜笑颜开。他的旁边，坐着一位少女。这少女一门心思地瞅着身旁的老者，每当这老者身子摇晃得厉害时，便伸手挡一下，惟恐被车的竖围板碰伤。人群末尾，又有一辆马车，车上装满了什品杂物。

此人便是史称五帝之一的尧，旁边坐着的便是他的小女儿女英。

“三皇”“五帝”乃后人对太古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和上古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通称。三皇之时，无“天子”之称谓，传从颛顼始，才以天子称。尧乃五帝之一，姓姬，号曰放勋。十三岁，受封于陶。十六岁，远封为唐侯。其父帝喾死后，其兄挚为帝，后不久禅位于尧。

尧既受禅，以火德王，定都平阳安邑，娶散宜氏之女女皇为正妃。女皇生二子，长子监明早死；次子朱，因远封于丹水，史称丹朱。生女二，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其余有庶子九男，皆妾所出。

那娥皇、女英系帝尧老来所生，但却是双凤胎。娥皇生于卯时，女英生于辰时。这双胞胎出生前后差一个时辰。那娥皇、女英姊妹俩自幼食同桌，寝同床，衣则同款，出则同行，从不分离。那长相一模一样，甭说外人，有时连帝尧和女皇也搞混了。至到长成二十来岁，竟出落得美类仙人，又加绝世聪灵毓秀，父母待之如掌上珠。姐妹俩虽说相貌别无二致，但性情爱好各异。娥皇好静，女英喜动。娥皇爱好文史音律；女英则擅长骑射和诸工百艺。此次帝尧出巡，女皇虑及尧旅途劳顿，便想让女儿相伴同行，一是为了让她们照料老爹，二是让尧一路心情愉快。因为无论尧多么烦恼，只要一见到爱女，心情便立转喜悦。可在临行前，女皇突感不适，尧便决定，让娥皇留下，只带女英随行。

马车缓行在并不平坦的河边小道上，尧在车上随着车轮的颠簸不停地摇晃，双眼似闭非闭，像是半睡着一般。但是从他紧蹙的眉宇和间或的叹息中知道，他内心极不平静。

这是他第三次有意安排的寻隐访贤，而对外则说是察看民情，观风问俗。臣民对此深信不疑。因自尧代其兄挚称帝以来，经常驾车巡察四方，于路慰鳏寡、赈荒欠、劝稼稼、倡民利。经过五六十年的惨淡经营，竟是政教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于是尧博

得了天下臣民的拥戴和崇敬。周围的大臣，每当议事，倒像是约定了似的，总是先对他歌功颂德一番，开口什么“三纲正，九畴叙，天下治和，万物咸若，”闭口什么“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等等。“尧政如天”，成了世间有口皆碑的一句成语。可谁知到了晚年，天下却越来越不升平，气候越来越暖，水患越来越重。每每想到夏天雨季即将来临，尧心里总像压上了块石头，闷得透不过气来。临睡时一闭上眼，就仿佛看见了那滔滔的黄河——当时叫“河水”——从天而降，盖顶漫了过来。自己也像成千上万的灾民一样，浮尸水浪之上。又仿佛看见，那四渎之水，即当时的江、河、淮、济四条河流无处发泄，汇流成一片汪洋，淹没了祖先自有巢氏以来从树上居住而移到平原所世代经营而成的土地和居区，又被迫返回高地森林，遭受毒蛇猛兽的侵害，暴野于酷风凄雨之中。每到雨季，便到处奔波，赈灾问苦，穷于应付。八十多岁的人，虽说“天子龙体”非常人可比，但总感到精力不支，早就萌了让贤退位的想法，可传位给谁呢？

几十年的主政，他总是从善如流，崇贤任能，应该说身边还是集聚了一大批很有才干的人。那些被任用的大臣，也总是恪尽职守，但不少如他一样届七望八，年纪太大；另有几个稍年轻的，大多技擅一能，不具治国的全面才干。让他们继位，总感到难以胜任，怕使天下臣民失望。他曾非常细心地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从自己的亲戚子女到身边的重臣，看他们的一言一行，对人待物是否具天子之德，御世之才。他像用梳子梳，用筛子筛一样，不知在心中过了多少遍，但总是叹口气，找不出一个才德兼备的大圣大贤者。最后 he 除了让四时之官留意，暗下物色人才外，决定亲自下去访贤问能。前两次虽未探得大贤，但西去华山时，路遇华封人，极荐平陆人许由。于是便遣使往召。可许由以“志在养性，非贪天下”坚辞，说完竟携妻闭门不出。使者叩之

不应，遂回都复命。尧思贤若渴，决意亲自拜求，此行便是特意追寻许由而来的。可是刚才在路上遇到的两桩事，让他心情难以平静。

先是，出行不久来到一山角转弯处时，尧示意人马暂停。人们知道他要下车寻避所方便，于是止行让他一人转到山石背面去。尧转过山背，方便完后刚想离去，迎风传来一阵吵嚷声。尧大奇，便转出挡住视线的树林，见不远有七八个人，一个只围着一块破布的汉子跪在地上对着那群人一一磕头。站立着的人并不饶恕，不时地挥舞着手中的石斧要砍杀。尧大步抢向前，问是何故。众人回说那汉子偷东西吃被捉，按尧王爷所立规矩，偷人者砍去双手。那汉子跪请暂缓一时再执行不迟。尧见那人面相不恶，遂问道：“你这么一个汉子，怎么去偷人家的东西吃？”那汉子未语泣不成声，低着头说：“我们那里去秋被水淹了，亏房前有一葫芦架，大水来时，俺母子俩靠抱住蔓上的葫芦存活下来，一直逃荒来到这里。我娘今日饿昏了过去，我便放下她，想跑过来找点东西给她吃，没办法才偷了人家的东西，就被捉了。”在场的人说此人撒谎，想借口逃脱，要立即砍去他的双手。那人又磕下头去说：“求大家可怜可怜。我偷了东西，罪在不赦，理当受刑，请容我回去看看我娘，若已饿死，暂留这双手一回好捧土把她老人家埋掉；若还活着，我和她说一声马上赶回。好在不远，西边草坡便是。”众人见他说的是些孝子话，便随他一起去。尧也跟在后面，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转过荒坡不到一百步，突见两条大野狗在打架，像争吃什么。那汉子见状，“哇”地叫了一声，接着像疯了般朝那两条狗所在的地方冲过去，口里不停地狂喊着：“娘啊，娘啊！”众人亦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遂一齐奔过去。那两条野狗见众人奔来，从斜刺里跑走了。当众人跑到跟前一看，真个惨不忍睹：一个干瘦老婆子早被那两条野狗撕咬得血淋淋

的，剩下残缺不全的肢体了。那汉子扑在上面，哭得天昏地暗，众人也都陪着落泪，最后一齐动手，弄土将那老人埋了。看那汉子，也躺在旁边无了声息。大家向前一摸，才知是连哭加饿晕过去了。尧怔怔地站在那里，口中喃喃：“这皆是我的过错，我没有治好水，让人们遭受洪患；没有理好政，让天下人不受饥饿。这都是我的过错呀！”众人见这个陌生人在不停地自责，正不知何故，等尧的随行人员寻迹找来时，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仰慕已久的天子帝尧。

这是出行不久偶尔遇到的让他心情十分沉重的事。

回到车上后，又前行了约二里许，远远看见先行官讙兜与一位老人争论什么。事情起因倒不是什么灾异，而是因讙兜不当所为引起。这更让尧一再自我反省不已，因为事涉施政用人之大事。

原来，这次帝尧出巡，讙兜主动要求随行伴驾，并主动揽了打前站的差使。他有几番心思：一是为了取得尧的欢心，好在尧主持议事时增强说话的分量，以便在议事时与共工等提出丹朱的嗣位问题，想来尧定会顺水推舟地答应臣下之请；其二，他还有一番藏在心底深处的隐衷，他早为娥皇、女英的美色所动，听说女英随行，好借机亲近，说不定成了乘龙快婿。将来与丹朱联手，天下自然也便成了他的了。可谁知，一路之上，女英冷若冰霜，几次搭讪着与她说话，她只是不冷不热地回应一下，很难说对他有什么好感。他自问，兴许他没有把事情办得出色所致，于是一直在心里谋划取悦帝尧的办法。他借头前开路的机会，总想搞件令尧和随行人员刮目相看的事情。正巧走了不大一会儿，远远看见路边茅屋前击板而歌的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子，听那歌词，并无什么章法，即兴自娱而已。讙兜灵机一动，感到这正是取悦天子的好时机，大可借题发挥一番。这般偌大年纪的

老头子悠闲自在地击节而歌，非太平盛世，哪能有这番景象？这不正是颂扬帝泽万民的好缘由吗？如果这老头能跪接帝尧，并歌功颂德一番，帝尧听了一定会很高兴，会夸他办事得力，善解人意的。不过，首先得让这老头学会唱颂词才行。讙兜想到这，便快步走向前说道：“老伯，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不知。”

“我们是大圣帝尧的臣子，帝尧四巡天下，布泽于万民，圣驾很快就到达这里了，请做好准备跪接，以瞻天颜呀。”

那老者并不为所动，而是欠身拉了一下那童子说：

“娃，回屋去。”

讙兜忙止道：“呀呀，老头，何苦来！圣帝到来之时，你仍然击歌，说不定天子一高兴，还赏赐你点什么呢。”讙兜说着，又弓腰做亲近状，对那老者说道：“不过，你得把这唱词改一下，很好记，我教你。”于是便自己拍着手掌，击节领唱道：

其仁如天

其智如神

就之如日

望之如云

万邦熙合

皆为帝德

普天为乐

皆为帝泽

.....

讙兜见其并未随唱，正怀疑他双耳失聪，或因颂词古奥听不懂，谁知那老叟突然唱起来：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我劳我息
自饮自食
尔等免者
与我何及
.....

那老者根本不理睬讙兜，用力地敲着木板高声唱，正好让后面赶过来的帝尧等一行人听见了。

尧止退众人并问明原委之后，感到从人所为不妥。看那老者，头发和眉毛皆白，但脸色仍很康健。就在尧询问随行之人时，那老者对尧的到来仍视若无睹，并不理睬。

尧趋前深深一揖，并诚恳地说：“从人无端搅扰，尧当面谢罪，并望赐教。”

那老者见此人果然是帝尧，对待下民态度又如此谦恭，便随即立起，亦回敬一揖。

“不敢当，不敢当。圣驾光临，野民不知，有失迎迓，罪不容恕。”

“尧此次外出，只为访贤问能。予观老者气宇非凡，定有良策益言教我，望勿吝方是。”

“圣帝如若不嫌，请进敝舍一叙。”

女英闻此，与另一名内侍紧跟身后，进入农舍。讙兜等人亦欲跟随，尧示意在外等候。